

南齊書

一
函
八
冊

新
知
子
集

PDG

南齊書卷二十

列傳第一

皇后

六宮位號漢魏以來因襲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貴
嬪夫人貴人爲三夫人修華修儀修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
充華爲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爲散職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
妃竝加金章紫綬佩于寶玉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爲溫恭之稱妃
爲亞后之名進同貴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蕃國降淑媛以
比九卿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焉建元三年太子宫置三內職
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
宣孝陳皇后諱道正宋本臨淮東陽人魏司徒陳矯後父肇之郡
孝廉后少家貧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

庶生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生太祖太祖年二歲乳人
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大出異而說之宣帝從仕
在外后常留家治事教子孫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
也后歎曰我三兒誰當應之呼太祖小字曰正應是汝耳宣帝殂
後后親自執勤婢使有過誤恕不問也太祖雖從宦而家業本貧
爲建康令時高宗等冬月猶無練纈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
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舍年七十三昇明三年追贈竟陵公國太
夫人璽印畫青綬祠以太牢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肇
之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敬侯后母胡氏爲永昌縣靖君
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祖玄之父壽之竝員外郎后母桓
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
曰雖女亦足興家矣后每寢臥家人常見上如有雲氣焉年十餘

歲歸太祖嚴正有禮法家庭肅然宋泰豫元年殂年五十歸葬宣
帝墓側今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鍤有白兔跳起尋之
不得及墳成兔還栖其上昇明二年贈竟陵公國夫人三年贈齊
國妃卽綬如太妃建元元年尊諡昭皇后三年贈后父金紫光祿
大夫母桓氏上虞都鄉君壽之子興道司徒屬文蔚豫章內史義
徽光祿大夫義倫通直郎

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朴

南雍本作封

之給事中父璣

之左軍參軍后少與豫章王妃庾氏爲娣姒庾氏勤女工奉事太
祖昭后恭謹不倦后不能及故不爲舅姑所重世祖家好亦薄焉
性剛嚴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衣時有過后加訓罰昇明三年爲
齊世子妃建元元年爲皇太子妃三年后薨諡穆妃葬休安陵世
祖卽位追尊皇后贈璣之金紫光祿大夫后母檀氏餘杭廣昌鄉

元君舊顯陽昭陽二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
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柏殿
宮內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
鍾磬兩廂皆宴樂處也上數遊幸諸苑園載宮人從後車宮內深
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鍾於景陽樓上宮人聞鍾聲早起裝飾至
今此鍾唯應五鼓及三鼓也車駕數幸琅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
胡北埭鷄始鳴吳郡韓蘭宋本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世獻中興
賦被賞入宮宋明帝世用爲宮中職僚世祖以爲博士敎六宮書
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祖韶之吳興太守父曄之太
宰祭酒宋世太祖爲文惠太子納后桂陽賊至太祖在新亭傳言
已沒宅復爲人所抄掠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奉穆后庾妃及后

挺身送后兄昇之家事平乃出建元元年爲南郡王妃四年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帷陳設故舊釵鐏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爲皇太孫太妃鬱林卽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贈后父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豐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太廟高宗卽位出居鄱陽王故第爲宣德宮永元三年梁王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天監十一年薨年五十八葬崇安陵謚曰安后兄昇義興太守

鬱林王何妃名婧英廬江潯人撫軍將軍戢之女也永明二年納爲南郡王妃十一年爲皇太孫妃鬱林王卽位爲皇后嫡母劉氏爲高昌縣都鄉君所生母宋氏爲餘杭廣昌鄉君將拜鏡在牀無故墮地其冬與太后同日謁太廟后稟性淫亂爲妃時便與外人姦通在後宮復通帝左右楊珉之與同寢處如伉儷珉之又與帝

相愛褻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賞賜人百數十萬以世祖耀靈殿處后家屬帝被廢后貶爲王妃

海陵王王妃名韶明琅邪臨沂人太常慈女也永明八年納爲臨汝公夫人鬱林卽位爲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爲皇后其年降爲海陵王妃

明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祿大夫道弘孫也太祖爲高宗納之建元三年除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延興元年贈宣城王妃高宗卽位追尊爲敬皇后贈父通直郎景猷金紫光祿大夫母王氏平陽鄉君永泰元年高宗崩改葬祔于興安陵東昏褚皇后名令璩河南陽翟人太常澄女也建武二年納爲皇太子妃明年謁敬后廟東昏卽位爲皇后帝寵潘妃后不被遇黃淑儀生太子誦東昏廢竝爲庶人

和帝王皇后名赫華琅邪臨沂人太尉儉孫也初爲隨王妃中興元年爲皇后帝禪位后降爲妃

史臣曰后妃之德著自風謠義起閨房而道化天下綵盆獻種罔非耕織佩管晨興與子同事可以光熙閭業作儷公侯孝昭二后竝有賢明之訓不得母臨萬國寶命方昌椒廷虛位有婦人焉空慕周興禎符顯瑞徒萃徽名若使掖阼同休陰教遠變則馬鄧風流復存乎此太祖創命宮禁貶約毀宋明之紫極革前代之踰奢衣不文繡色無紅采永巷貧空有同素室世祖嗣位運籍休平壽昌前興鳳華晚構香柏文檉花梁繡柱雕金鏤寶頗用

南雍本作照燭

房

帷趙瑟吳趨承閑奏曲歲費傍恩足使充牣事由私蓄無損國儲

高宗仗

南雍本作挾

數矯情外行儉陋內奉宮業

南雍本作奉己之制

曾莫云改

東昏喪道侈風大扇銷糜海內以贍浮飾哲婦傾城同符殷夏鳴

呼所以垂戒於方來
贊曰宣武孝則識有先知高昭誕武世載母儀裴穆儲闡位亦從
隳明敬典冊配在宗枝秋宮亦遽軒景前虧文安廢主百憂已離
中興秉制揖讓弘規

南齊書卷二十

列傳第一

南齊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二

文惠太子

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太子爲太祖所愛姿容豐潤小字白澤宋元徽末隨世祖在郢世祖還鎮益城拒沈攸之使太子勞接將帥親侍軍旅除祕書郎不拜授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監世祖遣太子還都太祖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勅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宋本無已上時時履行轉祕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改除中書郎遷黃門侍郎未拜昇明三年太祖將受禪世祖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子爲

持節都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中郎將監
蠻校尉雍州刺史建元元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戶江左未有嫡皇
孫封王始自此也進號征虜將軍先是梁州刺史范柏年誘降晉
壽亾命李易奴討平氏賊楊城蘇道熾等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
柏年遣將陰廣宗領軍出魏興聲援京師而候望形勢事平朝廷
遣王玄邈代之易奴勸柏年據漢中不受命柏年計未決玄邈已
至柏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爲變乃遣說柏年許啟爲府
長史柏年乃進襄陽因執誅之柏年梓潼人徙居華陽世爲土豪
知名州里宋泰始中氏寇斷晉壽道柏年以倉部郎假節領數百
人慰勞通路自益州道報命除晉壽太守討平氏賊遂爲梁州柏
年彊立善言事以應對爲宋明帝所知旣被誅巴西太守柳引稱
啟太祖勅荅曰柏年幸可不爾爲之恨恨時襄陽有盜發古冢者

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
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
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是時州遣接驗
頗得遺物故有同異之論會北虜南侵上慮當出樊沔二年徵爲
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
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
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鸞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
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
變革權去杖絰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旣一宮之
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旣當成服之日吉凶不容相干宜
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
求之情禮如爲可安解侍中上以太子哀疾不宜居石頭山障移

鎮西州四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卽位爲皇太子初太祖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爲口實旣正位東儲善立名尙禮接文士畜養武人皆親近左右布在省闈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以謫句令太僕周顒撰爲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曰曲禮云無不敬尋下之奉上可以盡禮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總同敬名將不爲昧儉曰鄭玄云禮主於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通則忠惠可以一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以聖旨孝慈互舉竊有徵據禮云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此則其義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兼此二塗唯在一極今乃移敬接下豈復在三之義儉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逮下不慢而已太子曰敬名

雖同深淺既異而文無差別彌復增疑儉曰繁文不可備設略言
深淺已見傳云不怠恭敬民之主也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
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太子問金紫光祿大夫張緒緒曰愚謂恭
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竝同太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
之稱尙書云惠鮮鰥寡何不言恭敬鰥寡邪緒曰今別言之居然
有恭惠之殊總開記首所以共同斯稱竟陵王子良曰禮者敬而
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太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
輕重有別耳臨川王映曰先舉必敬以明大體尊卑事數備列後
章亦當不以總略而礙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十一
人竝以筆對太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
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相當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動爲德故言帝
出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爲德君自體天居位震雷爲象豈體天所

出儉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
鬻儉又諮太子曰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夫孝理弘深大賢方盡其
致何故不授顏子而寄曾生太子曰曾生雖德慙體二而色養盡
禮去物尙近接引非隔弘宣規教義在於此儉曰接引非隔弘宣
雖易去聖轉遠其事彌輕旣云人能弘道將恐人輕道廢太子曰
理旣有在不容以人廢言而況中賢之才弘上聖之教寧有壅塞
之嫌臨川王暎諮曰孝爲德本常是所疑德施萬善孝由天性自
然之理豈因積習太子曰不因積習而至所以可爲德本暎曰率
由斯至不俟明德大孝榮親眾德光備以此而言豈得爲本太子
曰孝有深淺德有大小因其分而爲本何所稍疑太子以長年臨
學亦前代未有也明年上將訊丹楊所領囚及南北二百里內獄
詔曰獄訟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年作貳宜時詳覽此訊事委以

親決太子乃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
游宴尙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
立六疾館以養窮民風韻甚和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
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樓觀塔宇多聚奇
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傍門列修竹內施高鄣造游觀數
百閒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善製珍
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矣以晉明帝爲太子
時立西池乃啟世祖引前例求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
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役築宮城苑巷制度之盛觀者
傾京師上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爲無敢啟者後上幸豫章王
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互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
帥太子懼皆藏匿之由是見責太子素多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

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十年豫
章王嶷薨太子見上友于旣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
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曰臣地屬元良業微
三善光道樹風於焉益闕晨宵恐懼有若臨淵攝生舛和構離痼
疾大漸惟幾願陰待謝守器難永視膳長違仰戀慈顏內懷感哽
竊惟死生定分理不足悲伏願割無已之悼損既往之傷寶衛聖
躬同休七百臣雖沒九泉無所遺恨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
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百司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
上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之服謚曰文惠葬崇安陵世祖
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翫過制大怒勅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
爲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內懷惡明帝密
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